

东家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courtyard. A woman in a patterned qipao stands in the foreground, holding a large, light-colored fan with a dark rose design. The courtyard behind her has a tiled floor, a stone railing, and a traditional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blues and greys, with a warm, reddish-orange glow emanating from the woman and the fan.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4
1087-C2

东家

李孚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东 家

作 者:李 孚

责任编辑:魏洪超

责任校对:晓 薇

装帧设计:刘梁伟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利源彩印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4.7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书 号:ISBN 7-5387-1200-3/I · 1158

定 价:24.80 元

目 录

① 第一章

雪夜欢喜岭——柳树挂银——老天保佑啊,快磕
头——京城买来的使唤丫头

⑫ 第二章

嗓子甜模样俏,咋就疯了呢——一手捏住了那命
根子——两个京腔京味儿的女人

③⑦ 第三章

大户人家过年——不懂规矩的丫头——鸡毛掸
子抡圆了打——卖身葬父

④⑥ 第四章

非玉珠子不可——枕头顶——老爷还是不看为
好——第五房小妾——我想念书

⑤⑨ 第五章

四品对四品——大舅子就值五十万——东太后
逼婚——拶指——咱也打他的主意

⑦③ 第六章

皇上赏下宝物——禁不住嗦嗦发抖的双手——拿
下人撒气——你这垂帘听政的鬼东西

2 东 家

②

第七章

泪水不断润湿了曲词儿——“替我”两个血字
——武则天是不是丫头——“玉柱少爷”

⑪

第八章

冲喜——施一回老太太威风——两份庚贴——
易嫁——收了房的二奶奶

⑬

第九章

第五次进关巡视——狗眼看人低——红烧人头
——小女子有急难求助——起风了，禁火

⑮

第十章

越走天越热，越走心越凉——哪有心思找乐呀
——夺魂一刻——坤伶水仙

⑰

第十一章

大少爷去了海参崴——城里闹起义和团——病根
子在心里——喊出憋了两个月的粗话

⑱

第十二章

就找小刘四要人——血从她额头流下来——临
死前卡住儿子的喉咙——神拳天助

⑲

第十三章

乱世无桃源——屁故意憋着，不放——追福
——烧成炭的如莲和尚

⑳

第十四章

救命恩人——拉住了四姨太的袖头——又回头
深深一瞥——脚还凉着裤子就脱了

233

第十五章

不就是个银炉吗——约法三章——要个恒升泰，给个源升庆——拉帮——子孙窑

240

第十六章

夜明珠——再勒一万两银子——我儿镖师变劫匪，事出有因——果然有字，“两清”

267

第十七章

“看管”不叫“查封”——奶奶救命——“呼”——是不如杨玉珠——咬钩了

284

第十八章

大奶奶中风——阴阳隔世了——烂嘴——站着别动——扶你为正房夫人

302

第十九章

这枪就是凭证——后脑勺挨了重重一击——打针，哈依——怪病——吃屎的不光我一个呀

317

第二十章

“八对八”筵席——要走的就一个——一日为东，终生为主——古玩行玩的是国宝

333

第二十一章

四月里热闹多——这才叫“春”——想汉子不如拽汉子——大吃一惊，“春香？”

340

第二十二章

西下屋的勾当——猫腻出在茅房——不要脸的东西——放赖——再闹就废了你

366

第二十三章

封住嘴——四姨太的表哥——死尸不离寸地
——把自己吊上了房檩——招供

383

第二十四章

閃失——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陈玉楼跳崖
——这孩子我抱养——生母有罪没脸

401

第二十五章

洗日本澡——漏脏——眼下的生意经，爹不会
念——源升庆我当家——脸都吓白了

416

第二十六章

嗡嗡作响的尖刀——将就着品品滋味——你只
能合作——小米粥咕嘟咕嘟滚开

439

第二十七章

关东汉子都是钉——她怎么来了——敢出声送
你上西天——烏川重重倒在了地上

457

第二十八章

刑具越拉越紧——肿胀青紫的双手——女人
啊，这份心——小年儿——让她姓柳，叫如卉
——发丧

第一章

1

隆冬夜长，天迟迟不亮，冷得鬼吡牙。

吉林城西欢喜岭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睡得正香，悄没声响。越岭而过的大贡道在密林中坦然伸向远方，深深的辙印在晨星微光映照下幽幽泛亮，像是在显示昨日承重后的疲劳已消，不在乎新的一天里过往车轮的碾压了。

静。冷。

冷。静。

道边不远背风坡上的喜兴寺山门外，一溜停歇着五架围着鹿皮的暖爬犁。驾爬犁的马静静地站着，身上挂满霜花。门洞里几个人，也都静静地站着，身上也挂满霜花。

马站久了，偶尔踏蹄子，扬扬头；人站久了，偶尔跺跺脚，抽袋烟，但绝不走开。

寒夜里站在露天地，滋味不好受，就觉着时

2 东 家

辰过得特别慢。三星栽西……亮星冒头儿……大猫出来二猫撵……三猫出来白瞪眼^①……到底盼到了东方发白。

也就在这时，一直静静站着的马感受到了尚离很远的同伴儿们的气息，纷纷躁动起来，哐哐欢叫，连连打响鼻。

静静站着闷头抽烟的人们受了马的启示，缓过神儿来，呼啦啦奔上贡道，引颈西望，侧耳谛听。

渐渐就听到了杂沓急促的马蹄声越来越近。

“到了，到了，东家到了！”

“快去招呼高先生和少爷！”

“慢着！”一个二十多岁领头模样的人叫住众人，凛然不可抗拒地吩咐道：“我去知会高先生和少爷，你们在道边上守候，千万别离开！”

人们停下回转的脚步，不情愿又无奈地应承着：“是，少堂主，听你的。”

被称作“少堂主”的年轻人满意地点点头，鼻子里“嗯”了一声。他摘下四块瓦毡帽掀起护耳重又戴上，拍打拍打浑身的霜花，抻抻狗皮套袖，紧紧腰间的多虎带子^②……整顿停当，这才小跑着回到山门前，叩响门环，高喊：“高先生，少爷，快醒醒，东家到了！”

叩门声和喊叫声在空旷寂静的山野间回荡，惊飞了寺里钟鼓楼上的宿鸟。

欢喜岭上不再安静。

山门大开，走出二老一少三个人。中间一位是少的，十二三岁的年纪，貂皮斗篷将单细的腰身裹得严严实实，水獭暖帽

^① 大猫、二猫、三猫：关东对启明星的称呼，关东人认为启明星有三颗，依次从东方升起后天就亮了。

^② 多虎带子：练武人多扎用的一种又硬又宽的腰带。

衬得脸色青白，一双圆滚滚的毡鞋拖得两脚走路蹒跚。这，就是人们说的少爷，官名柳天成。

左边一位老者，矮胖身材，灰布百衲衣，平顶僧帽，慈眉善目，鹤发童颜。他是这喜兴寺的住持和尚，法号如莲。

右边那位老者，瘦高身材，头上脚下一色的青缎，南琴鞋瓜皮帽，暗花耳包，抵踝棉袍，两手捧着一只“全狐狸”^①。浓眉短须，深眼直鼻，神情冷峻，不苟言笑。他是今日众人等候迎接的“东家”特别倚重的“三老”之一，远近闻名的大商号源升庆总柜帐房高文显，人称高先生。

叫门的年轻人朝这三个人请了个武架子安^②，算是见礼。完了还没等他站直身子，就听高先生那膛音浑厚的语声响起：“小刘四，车到岭西了吗？”

“嗯哪。”众人面前的少堂主，高先生眼前的小刘四低眉顺目赶紧回话：“正在爬岭。”

高先生看看越来越亮的东方天际，皱皱眉，对如莲和尚说：“比每次回来晚了半个时辰，许是路上碰到了什么麻烦？”

如莲沉思着，摇摇头：“按说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柳施主一向急公好义，济危扶困，连马贼都敬他三分……再说，他大江南北，关里关外，一路上不必住别人的店，不用喝别人的水，到处都有自家的分号，即便真的在哪儿遇上些麻烦，也该早有快马来报信儿了。”

“大师说得倒也在理儿。”

两位老老边说着话，边引领着小少爷朝贡道旁走。小少爷拖着两只大毡鞋趑趄趑趄，走不稳，也走不快。小刘四讨好地上前想抱着小少爷，被小少爷拨拉开。高先生也不满意地斥责

① 全狐狸：整张的狐狸皮，精心缝成狐狸原状，套在手上御寒用。

② 武架子安：清光绪武人给尊贵者请安的一种架势。

4 东 家

小刘四一句：“走开，你别把他往娇里惯！”

小刘四讪讪地跟在后边。

到了贡道旁，小少爷东张西望，困惑地问：“高爷爷，我爹在哪儿呢？”

高先生拽着小少爷的手，两人到了贡道当央，冲西眺望：“少爷你看！”

刀子般的西北风顺坡而上，迎面扑来。

小少爷双手捂脸：“高爷爷我看不见，我冷……”

高先生双手抓住小少爷的手，不让他捂脸，硬硬地说：“再看，冲风刮来的方向看！”

小少爷脸蛋冻红了，冻出了眼泪和鼻涕，但他也真的看见了——蒙蒙晨光下，莽莽丛林间，一串黑影搅起一团雪雾顺贡道而来：“高爷爷，那就是我爹的车吧？”

“是。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跑了一天一宿了。”

“他们不冷吗？”

“你说呢？”

“……高爷爷，我不冷了……”

“好小子，有种，你爹知道了准高兴！”

2

“东家，到欢喜岭了。”随着一声长鞭的脆响，车老板子兴奋地喊道：“到家喽！”

斜歪在座毡上神情疲惫的柳伯年立即睁开了眼睛，挺直了身子，撩开毡帘，向前探望：“岭上有人吗？”

“有，影影绰绰的，好像还不少呢。”

“总算到家了。”柳伯年长长地嘘出一口气，美美地抻了个

懒腰，揉揉因睡眠不足而干涩发胀的双眼，索性将身子探出毡围幔，贪婪地看着道旁的山林和雪野：“慢点儿吧，坡长慢慢上，这一宿跑的，也够牲口呛。”

“东家，您别心疼它，牲口这玩意儿通人性，也奔家，没见我不吆喝，它也劲劲儿地绷紧套？咱们紧走几步，赶到喜兴寺，您好歇歇脚，换爬犁……高先生他们八成也等急了。”车老板子说着，“啪”地又甩出一个响鞭儿。

啪，啪，啪……后边跟着的十多挂车的老板子也都照着头车的样儿，依次甩响脆鞭儿。

车老板子们的这番心情和举动，深深感染了柳伯年——车老板子们是一个月前从吉林出发去营口接他的。仅仅才一个月，这些血气方刚的粗豪人就都想家了，此刻毫不掩饰到了家跟前的喜悦心情，而他离家赴各地巡视商号，东西南北地奔波操劳，足足有八个月了。他虽贵为东家，可也是人哪，也是二十八九岁“如狼似虎”的年纪，想贤妻爱妾，夜夜饥渴；他又是吉林城有名的大孝子，想孀居已十二年的慈母，时时牵挂；他还是已有一子四女的人父，想孩子们，生怕大的失教小的生疾……他想家，想得比车老板子们心切十倍，百倍。他想家心切的更重要的一面，是除孝道亲情之外，柳家偌大一份产业兴衰成破的责任全都压在他的肩上，不敢丝毫懈怠。年终岁尾，他要从“源升庆”总柜帐房那里知道一年来生意盈亏的底数。今年又是三年一度的报帐之年，他要主持有三百多位各地商号掌柜们参加的“功臣会”，奖勤罚懒，激励柜伙。腊月二十三，这是个有许多事必须他亲自去做的日子：总柜封帐，送灶王爷上天，拉年纸单子，擦祭器，统定讨帐的范围……所以，不论归途中多乏多累，遇多少麻烦，今天清晨他必须得赶到欢喜岭，今天早上他必须得精神神地在老宅内的五个大院依次走

6 东 家

上一遭。否则，家里外头，谈何谨严，谈何信誉？

柳伯年撂下毡帘，将身子缩回座上，重又微微闭上双眼，想再眯一会儿，养养精神，等到下车时给来迎接他的人们一个“东家气色很好”的印象。随着驷马得得的蹄声和车老板子那有腔没调听不清词句的哼唱，他那麻木昏沉了一夜的头脑渐渐复苏，思绪就越发活泛起来。想到就要爬上的欢喜岭，想到欢喜岭上的喜兴寺，想到迎着曙色站在喜兴寺山门前向东俯瞰吉林城，就会望到臂弯般回护城垣的冰清玉洁的松花江，望到城里城外烟雾渺渺中银妆素裹的树挂，望到三道码头近旁那片青堂瓦舍高脊飞檐的柳家老宅，就会记起有关祖上艰难创业“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的故事……他的心一阵阵发热，发紧，同时生出一股莫可名状的焦虑。

怎么回事？以往外出巡视归来，车过欢喜岭，心中有的只是感慨与满足，今天这是怎么了？

3

吉林城的老少妇孺，几乎没有人不会讲讲“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瞎话儿的^①。那瞎话儿说的就是他们柳家祖上勇闯关东，落脚吉林，惨淡经营，由穷变富的经历。一百多年过去了，经历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瞎话儿，甚至满城百姓不论绅商士民，都以能吃上一顿“爆钢铁”为乐事，渐成风俗。

那是在早乾隆年间，也许是嘉庆年？柳伯年的曾祖父柳长福弟兄三人为求生计，由祖籍陇西逃荒至山西。过了一阵子，生活仍很困苦，柳长福就与两个哥哥商议想再挪动挪动，离开

^① 瞎话儿：关东方言，意即故事。

十年九旱的黄土窝窝。两个哥哥日子过得稍好一点，不想再挪动，柳长福就下定决心自己走，并砸碎自家的铁锅，请两个哥哥和他一样各存一块锅铁，以作子孙后代们将来认祖归宗的证物。锅砸了，表示义无反顾，也表示弃旧图新。树挪死，人挪活，不信找不到一处比黄土窝窝强的地方！

一条扁担，一卷行李，一妻二子，一腔希冀。柳长福一家踏上了坎坷的途程。

黄沙迷漫，他们走着。

大雨滂沱，他们走着。

风雪肆虐，他们走着。

乞讨，挑脚，浆洗，缝补……遭人白眼，挨人欺侮，受人役使，汗水和泪水没有淹没希冀，冥冥中他们觉得有奔头。

下太行，过直隶，到了山海关。还走不走，朝哪走？直隶、京畿一带地少人多，找不到一块可归自己的土地。出关？听说关外荒蛮，大漠，莽林，狼虫虎豹……前途未卜。正犹豫间，一个游方和尚到了跟前，主动搭话，指点迷津，让他们出关去，往东北方向走，说是若在什么地方遇到柳树挂银，便是风水宝地，落地生根定会发达。

柳树挂银？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不过，一个出家人成心哄骗讨饭的穷人图什么呢？也罢，反正“家”挑在肩上，往哪儿都是个走，就听和尚的，往东，往北，一直走！

走啊，走啊，温暖的春天过去了，炎热的夏天过去了，凉爽的秋天过去了。直等到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一半，也没见“柳树挂银”的事出现。

这天黄昏，柳长福携妻挈子来到一座岭上。稀稀啦啦一直飘着的清雪骤然间变大，变猛，变狂，鹅毛般雪片密密匝匝，随着呼啸的山风直打旋儿。岭，混沌了，天，混沌了，可怜的

8 东 家

行人站不稳脚，喘不过气，辨不清东南西北。

两个孩子冻得哭起来，两个大人急得团团转。咋办？走是走不了啦，可这荒山野岭上，这暴虐风雪中，怎么过夜呀？先找个地方躲躲雪背背风再说吧……

一家四口人扯拉成一串，用扁担探路摸黑儿在岭上挪蹭。突然，走在最前边的柳长福惊恐地“啊”了一声，同时身子猛地下坠。容不得人醒腔儿撒手，紧紧扯拉着的后边三个人也就被带了下去。

幸喜有惊无险——这是一个丈把高矮的石崖，下边是个三面蔽风簸箕形的石窝窝，积了许多雪。四个人成一串儿地掉下来，砸得积雪搪不住，塌出一个坑来，露出底层日积月累厚厚的枯树叶子。

惊魂稍定，两个大人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安危，看看，没事儿。然后，他们就发觉这里风小得多，雪也不那么猛，身底下厚厚的枯树叶子软软的，暖暖的。这才叫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天无绝人之路，一家人缩在这里，蒙头盖脚将破被子一罩，睡吧……

第二天清晨，最早醒来的柳伯年的曾祖母觉着破被子很难掀开，强拨开一角一看，不得了，他们整个地被雪给埋上了！她捅醒丈夫，又捅孩子，见四个人都还活着，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忙让丈夫起来弄雪。

柳长福就从被里挪出身子，抡开两臂，左拨拉右捣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从石窝窝的积雪中钻出来。这一钻出来不要紧，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初升的日头还粘在东边山顶，灿烂的金光映得满山野的白雪刺人眼目。岭东脚下是三面群山环抱着的一马平川，一条冰封的大江像是飘逸的素练，从容地甩出一个大弯，与群山呼应，将平川围成一处方圆。“前

有罩后有靠”，连平头百姓都懂的风水常识！更让柳长福吃惊的，是这里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威势赫赫的城，城里城外特别是沿江有许多柳树，这些柳树与其他地方的柳树不一样，通体银白，晶莹剔透——这不就是山海关游方和尚说的“柳树挂银”吗？没想到人世间还真有这样神奇的事情。他兴奋极了，孩子般蹦蹦跳跳地跑回石窝窝，唤出一家人。妻子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张大的嘴巴半天合不拢：“他大，老天保佑啊，快磕头！”

一家四口齐齐跪在雪地里，冲旭光辉映下的这银色宝地深深磕下头去……

4

柳伯年的曾祖父柳长福一家四口落脚吉林，靠了先来的山西同乡的帮衬，在小东门外开荒种菜，在将军衙门领票到帽儿山、磨盘山、老爷岭挖参，在江沿开大车店……点滴算计，省吃俭用，靠了黄土地上磨成的坚韧不拔劲头，靠了由陇至晋，由晋经幽燕而至吉林这一路上练就的精明乖巧心计，靠了白山松水黑土地取不尽的宝藏，家道日渐殷实。

古人云，用贫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道日渐殷实的柳长福夫妇深谙此道，打靛，割麻，淘金，榨油，烧酒，开商号，雇用人工车船和保镖南北兴贩，扩大经营……几年下来，不但在吉林城站稳了脚跟，而且把生意做到了盛京城，老边里。

元宵怕滚，越滚越大。柳伯年的祖父柳安生和叔祖柳安本兄弟俩从小经历苦日子的磕打，早就是父亲的左膀右臂。柳长福去世后，他们分立门户，继续拼力，摆着劲儿地干，使柳家

10 东 家

的商号遍及关东各繁华市镇。

等到了柳伯年的父亲柳盛文顶门主事，关东柳家已成大气候。外边儿有三百余商号在京津、冀鲁、江浙、晋陕、荆楚各地谨慎经营，与徽、晋、陕、闽、粤、江右、龙游、宁波、洞庭、临清等大商贾比肩交易，广播信誉；家跟前儿有采金场、棒槌营、山货庄等在长白山区就地取宝，持续外运。财源滚滚，让关内的商人眼红得滴血。这就叫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谁道关东无商贾？连紫禁城里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都知道了吉林有一柳家，富可敌国。非但如此，同治六年吉林城改木墙为土墙，柳家捐资甚巨，当时的吉林将军上疏朝廷，皇上龙心大悦，赏了柳盛文一个四品顶戴，没多久，又封了个户部江南司郎中。几乎同时，柳伯年的叔父柳盛武披甲从军，入京驻防。一次偶然的机会随驾行围，射伤危及万岁爷的老狼，立了大功，被破格重用，任了个京师南城兵马司指挥。六品，官不算大，威风却不小，实惠也不少。

不管怎么样，柳家是发达了。出了一文一武两个当官的，资财加顶戴，如虎增翼，如锦添花。柳家人的身价地位也水涨船高，令吉林城里的生意同跻艳羡，官绅显贵刮目。与柳家攀亲联姻的也有了名门望族——当朝东宫太后慈安的亲侄女下嫁给柳伯年为妻；吉林将军奕榕的大阿哥娶了柳伯年的妹妹……

秉性忠厚的柳盛文官升脾气没长，财大良心未泯，不敢忘记连续三代创业的艰辛，常思“砸锅励志”和“柳树挂银”的故事。为了告慰先人，激励后人，他在家里立下一条规矩，别人家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他家“爆锅铁”。他还为城西祖父柳长福一家四口风雪坠崖的那道岭取名“欢喜岭”，并捐资在岭上那个曾经蔽护过柳家的石窝窝旁边盖了一座庙，取名“喜兴寺”。从这以后，他每次从京师任上省亲回吉林，一定赶在清